

bloom 盛开
盛于繁花·锦绣绽放
中国书展02-03-01

盛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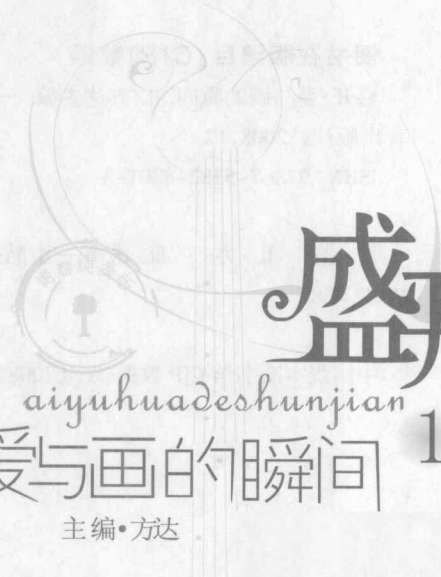
aiyuhuadeshunjian
爱与画的瞬间

1



新概念十《花溪》《南风》《女友》

超人气作者作品精选 | 共同诠释年华无声 | 主编·方达



盛开

aiyuhuadeshunjian₁

爱与画的瞬间₁

主编·方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盛开·爱与画的瞬间. 1/方达主编.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8.12

ISBN 978-7-5382-8301-3

I. 盛… II. 方… III. 故事—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87404 号

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字数: 260 千字 印张: 17.5

2009 年 3 月第 1 版

200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崔 崇 徐 悦
叶北宁

责任校对: 马 慧
特约策划: 方 达

特约监制: 李耀辉 杨雅茹

特约印制: 徐冬梅

特约编辑: 程园园

封面设计: 嫁衣工舍

ISBN 978-7-5382-8301-3

定价: 26.80 元

目录

Malu

- | | | | | | | | | | | | |
|---------|-------|--------------|-------|--------|----|-------|-------|------------|------|---------|---------|
| 100 | 92 | 85 | 78 | 66 | 56 | 48 | 41 | 37 | 24 | 9 | 1 |
| 语笑嫣然 | 秘密之花 | 是谁丢了你我的地老和天荒 | 春天的树 | 殷公子的爱情 | 同生 | 粉色康乃馨 | 新鲜旧情人 | 新鲜旧情人 | 北京夏日 | 很久没有你的信 | 后座的那个男孩 |
| 一生只为一欢颜 | 呢喃的火花 | 语笑嫣然 | 呢喃的火花 | 朱婧 | 朱婧 | 舟卉 | 漆玫瑰 | 新鲜旧情人 | 舟卉 | 朱婧 | 呢喃的火花 |
| | | | | | | | | 每一朵棉花糖都要恋爱 | | | |



255	248	237	228	191	185	177	159	154	145	133	119	113
再见，格子和阿齐的胡同 呢喃的火花	爱过的人去了哪里 语笑嫣然	情迷心窍 语笑嫣然	其实我们都一样 语笑嫣然	一江春水向东流 白雪	索多玛城一场陷落的爱情 语笑嫣然	新鲜旧情人 也许飞	黑星 舟卉	我不在天堂 呢喃的火花	新鲜旧情人 情歌唱晚	少女阿丽 呢喃的火花	美术馆旁边的动物园 朱婧	一辈子的孤单 新鲜旧情人

有时候他会想,或者人生最好的距离就是这样。在开往同一个目的地的车上,两个人都静静地坐着,什么也不用去想,什么也不用去做。

后座的那个男孩

文/呢喃的火花

第一次注意到子嫣是在学校的迎新生晚会上。

那时,军训刚刚结束,同学们大都有了几个固定的同伴,陈池却显得有些孤单。那个时候还没有正式上课,大家都在宿舍里拉家常、在球场奔跑挥霍汗水的时候,他依然一个人走在校园里,或者一个人花一块钱,在20路车上坐上一个下午。那路车是不断地绕着城市开的,你上了,就是起点,你下了,就是终点。

迎新晚会他本来也是不想去的,他一向不喜欢这样闹哄哄的活动。可是因为辅导员要点名,所以也跟在公司后面懒懒地去了,心想,点完名就走,然后一个人去书店安安静静地看会书,或者躺在床上,想想家乡的繁星满空。

他来自一个偏僻的农村,他是独子,这在他们那个地方很少,谁家都想多生几个,多攒点可以卖力的资本。



他能来北方的这个城市上大学,是他家的骄傲,面朝黄土背朝天劳累了一辈子的父亲满脸的皱纹里都是笑,长年卧病在床的母亲也给他赶做了好几双千层纳底鞋。

娃要出远门了,鞋子要结实才走得回来。

到了省城,一切都很新鲜,也很陌生,跟以前他念书的县城有天壤之别。

他喜欢坐上公车在这个城市里逛,用吃晚饭的钱。

他喜欢这种感觉,外面的城市在绕着他动,隔着窗户,他就在这个城市里,又永远只是处于观望的位置。

晚会是露天举行的,在学校的篮球场上,篮筐篮架和旁边的树上都挂满了彩灯,并在五颜六色的水桶里放上了蜡烛,这些光映在那些年轻又充满理想的脸上,恍惚得像是从他脚底游过的柳叶鱼。

他先是挤在那些陌生而有点熟悉的面孔里,百无聊赖地看着自己的脚尖,上面似乎还沾有从家乡带来的泥土,有这样想法的他不自觉地笑了一下,然后感觉人群有点小小的喧哗,他抬起头来,就看到了子嫣,她站在他前面不远的位置,有顺长的秀发,刘海儿下,眉嫩如柳,他觉得很美。看着她的感觉,像一个人坐在家里那棵柳树下的磨石上,把柳叶轻轻含着,吹出夜色流连。

他觉得她很眼熟,或许是在军训的时候见过吧,只是那时候大家都穿着军装,带着军帽,分不清彼此了。

他看着她,而她在看台上弹钢琴的那个男孩,看得有点痴,于是他也有点痴了。

那男孩长得白白瘦瘦,十指纤长,落在黑白相间的琴键上,动作舒缓,琴声像小溪一样潺潺地流出来,润了台下多少鲜花绿草。白色的灯光在他得体的燕尾礼服上拉出很长很深的影子,黑色的钢琴微微泛着光芒,如他轻轻颤抖的眼睫毛和半合的眼睛,里面流淌着一丝灵光。

那一刻,他也被他迷住了,因为他知道,那是他永远无法触及的黑白斑斓。

他的手轻轻地落在键盘上,全场一片安静,怕扰了这不绝余音。

一曲尽,他已经出尽了风头。全场掌声如雷,那时候的女生还不懂得如何尖叫,只是紧紧地咬住了双唇,把小手拍红。

她也不例外,一脸的激动与幸福,仿佛台上之人就是为她所演奏一般。哪个女孩不是在心底这样暗暗期盼,暗暗欢喜。

他叫颜安。据说父亲是某个大城市的政治要员,他的名字取的是延安的谐音。

也是注定有缘,他们三个被分到同一个班,分坐教室的三处,颜安左边靠前,子嫣中间,陈池在右边角落。

颜安毫无疑问地当上了他们年级的学生会主席。

而陈池有一副好骨架,和一身结实的肌肉。憨厚让他显得有些木讷,很自然地,他被安排当了劳动委员。

她很文静。

每天上课的时候,陈池都在最后面看着她看着钢琴男孩。

他后来记起他是在哪里见过她,她家就在这个城市,天天坐他经常坐的那路车。她习惯坐右边靠窗的位置,习惯看着窗外,保持一种姿势。

他越来越喜欢看她沉默的样子,看她安静的脸倒映川流不息的风景。她习惯穿黑色的衣服,粉红的丝巾,这更显出她的素雅,以及毫不掩饰的淡淡的忧愁。

她是静止的,像一株刚刚从室内搬到阳台上的雏菊花。

他知道,她喜欢那个叫颜安的男孩。

他原本不喜欢和人打交道,特别是像颜安这样有优良家庭背景的公子哥。其实颜安应该说是比较忧郁的男孩子。正因为他的这种若即若离的忧郁,再加上他的才气和家庭背景便让人觉得很难接近。

跟颜安有过接触以后,陈池知道他是一个很不错的男孩子,自小喜爱音律,跟一个颇有名气的老师学了几年,深得老师的喜爱。后来他的父亲坚持要他上这个大学,因为他早已经设计好他的未来。他虽然不是很愿意,但是他一向乖巧,也没抗争,倒是他的老师为他深深叹了一口气。小时学来的音律,便成了他闲时打发时间和偶尔不自觉地出风头博女孩子欢心的情趣了。

颜安虽然平日里难免流露出一种骄傲的神情,但是正因为陈池的憨厚老实,互相之间没有什么冲突,一来二去,颜安最终还和陈池成了好朋友,这不仅仅因为他们住同一个宿舍,不仅仅因为在学院工作上的一些关系。

至少对陈池来说,不仅仅是这样的。

不出意料的是,颜安最终还是和子嫣成了一对让人羡慕的校园情侣,就好像陈池和子嫣成了彼此口中的哥们儿一样。

陈池是失落的。但是并不在神情上流露出来,他的感情内敛到自己都不知道放在了身体里的哪一个角落。

陈池申请勤工俭学,承包了整栋男生宿舍楼的卫生,因此他有顶楼的钥匙,有时候他会爬到顶楼的平台上,仰躺着,看满天的星星,只有这个时候,他是安静的,他可以忘记子嫣,可以忘记颜安。

他会想念一个叫林苓的女子。

她有顺长的秀发,刘海儿下,眉嫩如柳。在他们那个农村,她仿佛是天边不散的云雾一般。她是支教来到了他们这里,做了十几个孩子的老师。

那时候他七岁,因为母亲的病,家里欠了一屁股债,他根本没有钱去念书,跟很多失学的孩子一样,他的眼睛大而迷茫。

后来是她说服了他的父母,自己出钱让他上学。

他一直记得那天她坐在他家门口的石磨上,摸着他的头跟他说,她也有一个像他这么大的孩子。然后她还给他唱了一首歌,他听得很入迷。

他知道,她有一个像他这么大的孩子。

三年后,她离开了这个农村,她叫他要坚持下去,以后考上大学,就可以再看到她。

陈池的大学生活里还有一个叫胡燕的女孩子,是在学校的老乡会上认识的,低他一届,也是来自农村,家庭条件不怎么好,陈池自然对她照顾有加,一直把她当成小妹妹一样看待。而她也经常去找他,帮他洗衣服什么的。开始的时候,陈池还觉得有些不习惯,慢慢地,也就由她去了,他到底是憨厚惯了。

同学们也没有说他什么,都觉得是很正常的事,他们也就这样一直若有若无地交往着。

在颜安和子嫣恋爱半年后,陈池才知道他们是没有结果的,虽然他们依然出双入对,亲密无间。

那次是颜安的生日,和子嫣吃完饭后他回到了宿舍,跟陈池说他睡不着,想和他一起出去走走,于是陈池就带着他去了顶楼。

颜安还是习惯躺在地上,于是他就坐着,低着头和陈池说话,而陈池依旧抬头看着星空。

颜安说再过两个月他就要去美国了,父亲早已经为他作了安排,陈池对于出国没有任何的概念,他只是想念自己的家乡,想着再过两年,他就毕业了,那时候就回去当个中学老师,可以好好照顾自己年迈的双亲,这是他为自己安排好的未来。

颜安说他其实很羡慕陈池。羡慕他父母大老远给他送毛衣、鞋垫。颜安说他和父母见面只有很少的话说,小的时候他们都不在身边,他一直是由爷爷奶奶带大的,后来父母回来了,又忙于工作,就把他托给了那个钢琴老师,在他真正迷恋上了钢琴的时候,又让他考上这个大学,念他一点儿也不喜欢的专业。而再过两个月,他们又要把他送到国外去,他自己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再回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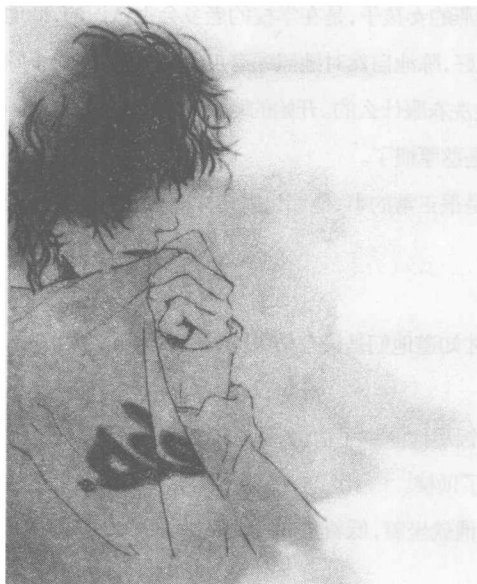
陈池听他说这些的时候,想起那个夜晚,他在后面看着子嫣,而子嫣看着台上的他。

陈池后来唱起了歌,很轻很轻,而颜安听得很入迷。颜安说这个歌他很熟悉,很小的时候听谁唱过,后来忘记了,因为他总是听着这歌睡着的。

两个月后,颜安走了,陈池和子嫣一起去送他。

去送行的还有颜安的父母。

颜安的背影在陈池的眼里彻底消失的时候,他转过脸来看他的母亲。



她已经年近四十了吧,虽然保养得不错,但是岁月还是在她脸上留下了痕迹,深深浅浅的鱼尾纹里有着离别的疲惫,眉毛画得更细了,头发也是那时流行的大波浪卷。

他记得她曾经摸着他的头说:“我也有一个你这么大的孩子。”那时她的眼神也是像现在这样,依恋、伤感。

她早忘记他了吧,毕竟这么多年过去了,她教过的像他这样的孩子不知道有多少个了。

送走颜安后,在子嫣的请求下,他们是走着回到学校的,当时已经是

初冬了,冷起来,却让人总觉得四肢冰凉,在夜里寂寞的人,怎么躲也躲不开。

陈池把自己的外套披在了她的身上,她用双手抱着自己,默默地跟在他的背后,他们都没有说话。

快到学校的时候,他们拐进了一家拉面馆。她手里一直拿着一杯开水,慢慢地转着,过了很久,才不自觉地喝了一小口,慢慢地从舌尖流进喉咙,然后就消失了。

时钟默默跳到了十二点,似乎有那么一会儿停留住的错觉。

陈池开始正式牵过胡燕的手,他的家里经济稍微好转,父亲承包了一座山头,有不错的收入,而他也在外面找了零工,生活还过得去。

而在颜安离开后,追求子嫣的人也不少,她也应了不少人的约会,但是都不长久,因为就这么一个大学,来来往往的就那些男生,没有谁可以比得过颜安的,在陈池的心里也是一样。

自从他们分手后,他就觉得这个学校里再也没有适合她的人了。

他还是习惯坐在她的后面看她,平常也偶尔放学一起走一段路,去图书馆看看书,也不坐在一起,他坐在她的后面,看书累了,就抬头看看她。时间过得倒也快。

快毕业的时候,他们一起出去考察,在经过他的城市的时候,陈池带她去了一趟他的老家。

在一个早晨,他让她坐在家里门口的石磨上,用柳叶吹了一支曲子,那个时候很安静,他吹得曲子很轻,像一只刚学会叫的小鸟,她的头发被不知从哪里钻出的山风吹乱了,她看到面前的房子,看背后光秃秃的山头,然后她就想起那个晚上,她站在台下,颜安在台上弹琴,她的心在那个时候动了一下,她咬着嘴唇,感觉很幸福。

而现在,她的心又动了一下,她咬着嘴唇,很疼痛的感觉。

她想哭,于是眼泪就流了下来。

再回到学校,他们都各自忙着毕业的事情,很难会有再相见的时候,甚至毕业的时候,他们只是一起匆匆照了一张集体合影。

那时候他站在后排,越过几排的人头看到她,恍惚间,觉得有些说不出的伤感。

这伤感来得还不够彻底,他就回到了家乡的县城当了一名中学老师,这符合他自己的愿望。

他都不知道她找到了什么样的工作,应该是留在了那个城市吧。

十年的时间里他们没有再联系。

而他跟一年后回来的胡燕结了婚，在同一个学校里教书，生了一个很像他的孩子。

十年后的同学聚会他没有去，一是路途遥远，二是久病在床的母亲刚刚去世不久，他要在家守孝。

他只是给以前同宿舍的同学打了一个电话。

那个同学说，很多同学都来了，还有人问起他呢，说当年那个总是坐在后座的憨厚的男孩子怎么没有来，他还说颜安回来了，发福了不少，在他父亲的单位上班，还没有结婚呢。他没有和陈池说起子嫣，或者他觉得他们之间没有任何提及的必要。他也没有问。

他送他的儿子去学钢琴，每天都要坐的那一路车，看见同一个女孩坐在他的前面，很安静。

有时候他会想，或者人生最好的距离就是这样，在开往同一个目的地的车上，两个人都静静地坐着，什么也不用去想，什么也不用去做。

她不能承诺他,却要他承诺。

很久没有你的信

文/朱婧

认识谢小寒之前,牧里的日子非常单调,每天准时赴实验室,打卡,做课题,看英文资料,吃东西,睡觉。无非多个每周三的组内例会,讨论课题作报告。

这是他读研二的一个冬天,他的日子平凡而重复,像榕城相似的立着高大法国梧桐的街道,像榕城他所就读的 D 大年年秋天梧桐落下的苍凉的叶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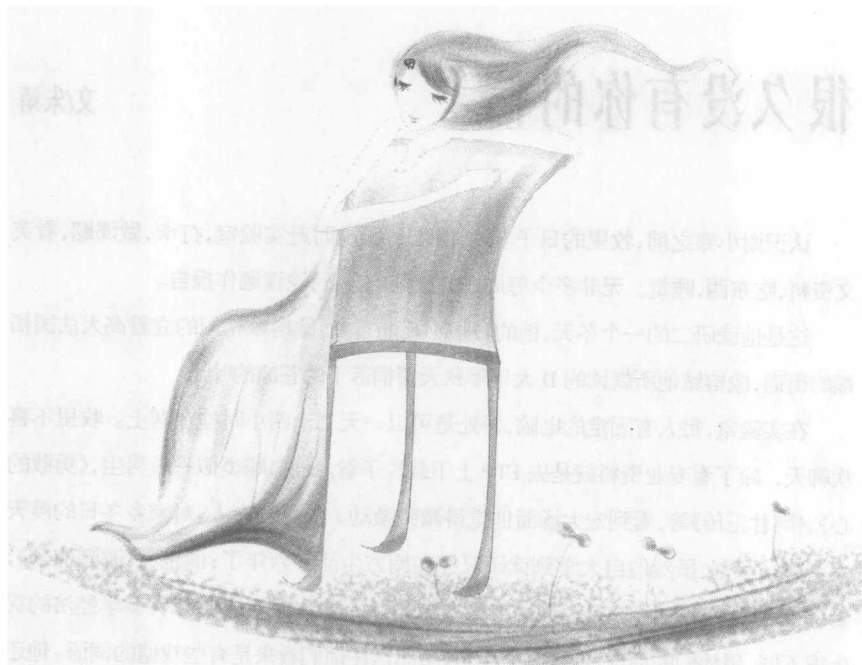
在实验室,每人有固定的电脑,好处是可以一天二十四小时挂在网上。牧里不喜欢聊天,除了看专业资料就是去 FTP 上下载片子看。他口味类似一般男生,《勇敢的心》、《阿甘正传》等,看到宏大场面他觉得微微激动。他是北方人,对家乡冬日的漫天大雪记忆深刻,虽然他自大学到读研已经在南方生活了六年了;他也看《游园惊梦》,看《青木瓜之恋》,他终究是个性情有些古典、柔和、理想主义的人,和许多学经济的男生很不同,用他们的话说,他是有点小资,虽然这在他们看来是有些戏谑的词语。他还

喜欢王家卫。那天，他在看《花样年华》，他很多哥们探过头来看了一会儿会说：“什么啊？”只是他没有想到那么快就碰到一个也喜欢这些片子的女孩子。

他以前喜欢去庙里求签，然后让老和尚解签，他有一次抽到“小楼一夜听风雨”，老和尚说，他的姻缘需要耐心等待，才能遇到。这年他二十七岁了，还没有恋爱过。他是个书生气质的人，虽然内向些，但也与人交际自如。只是，一直没有碰到。

他的休闲方式也很单一，周一、周五去跆拳道馆。周六就上榕城高校学生喜欢上的一个网站看看各高校的热门帖子，挂在公共聊天室里很少说话。这一天，一个叫“眉飞色舞”的女孩子对他说了句“Hi”，他们就聊起来了。这是个在S大学学法律的女孩子，很调皮，会说话，让向来觉得聊天枯燥的牧里也被带得妙语连珠起来了。聊得很愉快，就彼此留下了联系方式。这也是牧里第一次在网上把联系方式给别人。因为那个女孩子是大一的，明亮单纯的口气让他想到大姐的女儿，他的小侄女。那个女孩子告诉牧里她主动找他聊天是因为他的网名，牧里的网名是“守法公民”，有种反讽的趣味。其实现实生活中，牧里多少是个如他网名一般缺少趣味、中规中矩的人。

那个周末，牧里没有什么安排。周五就开始清清楚楚地看到周末一如既往地空白



了。宿舍一共四个人，一个榕城本地的回了家，一个去女友学校了，一个做兼职的被公司公派出差了。他站在宿舍的木地板上看着头顶悬挂着的昏黄的灯泡，白色粉刷的天花板的边缘已经脱落石灰，显出暗哑的木色。他打了个电话回家。搁下电话后，在床边坐了一会儿，拿起雅思的单词表，看了一个 List，然后想起什么，翻出记事本，找出一行电话，他拨通了“眉飞色舞”的电话。她的声音很清脆，他几乎可以看到她那边的眉飞色舞，一如网络上的本色活泼。小孩爱吃饭，尤其是那些不讨人厌的女孩子，好像都很喜欢敲哥哥们的饭，学长也好，网上的哥哥也罢。她们还没有学会矜持，充满好奇地希望一次次吃饭将她们带向她们未知的人生盛宴。许多浪漫故事开始在餐桌，是心照不宣的，饮食男女，从古至今。

“眉飞色舞”要“守法公民”请吃饭。“守法公民”当时刚刚拿了那个月的补贴，老板那个 month 多给了他二百元，因为他帮他赶课题熬了几个通宵。于是他毫不犹豫地笑着答应了，不过要求她来 D 大吃饭。

D 大与 S 大，一个在城东，一个在城西，相距甚远。“眉飞色舞”答应了，说不过要带同学陪她过去，说一个人不好意思，她笑道：“嘻嘻，而且大哥，我可以给你带个大嫂过来啊。”

那天，“眉飞色舞”来了，小寒也来了。2001 年的 12 月 6 日。牧里不会忘记，小寒走进了他的世界。

小寒，小寒，牧里终是说得不得。若干年后，在距离榕城数千里外的繁华的深城，牧里想起小寒，终免不了，心酸涌上来。

“眉飞色舞”的名字叫戚小舞。她俏丽的笑脸，翘翘的鼻头上洒着细碎的雀斑，目光明亮，她把身后的同学拉到身边，道：“我是戚小舞，她是谢小寒。”谢小寒那天感冒了，其实她是让小舞陪她去医院。小舞陪她去完医院，就拖着拎了一袋药的她从城东到城西，来到了牧里面前。她是个小巧的女孩子，穿黑色大衣，黑色灯心绒裤子，粉红色平跟鞋。那种粉红很纯正很柔和。她的一张脸倒有大半躲在没有摘下的猩红色的宽大的羊毛围巾后面。她的皮肤很白皙，眼睛很黑，这是他所能看见的全部。她不大看人，也不大说话，从学校到饭店的路上，也只听他和小舞在说些琐碎的事，学生永远共同关心的话题，哪儿的饭菜好吃，哪儿的酒吧有意思。他留意了小寒，她与他隔着小舞，

一直不加入他们的谈话，她一直心不在焉地看周围的街景，她很容易被细节吸引，一辆童车推过去她还要扭头看很久。在相熟后他问过小寒平日一起走路时都看些什么，好像不注意身边的人，她说：“广告牌，车牌号，我都看。”她还说：“我没有不注意，你说，我全都知道。”

全知道，牧里当时最苦闷的莫过于小寒是知道还是不知道。不管是否真的知道，他从来不愿意当她是那个有心计的女子但又不免怀疑。“小楼一夜听风雨”，她是他的梦中女子。他始终当她是自己该等的那个女子，只恨自己不是她等的那个人。

进了饭店，暖香袭人。他们进了包厅，马上脱了厚重的外套。小寒解下了她的大围巾，露出一张和她的眼睛一样美丽到无可挑剔的脸，牧里初见的那一眼，心就被沉沉地撞击了一下。她的脸很小，五官精致，看上去有些稚气未脱的样子，但是表情却出奇地清冷，好像小学时候，那些乖巧而负责的女生班干部们故意绷着的一张小脸。她吃饭前非常仔细地帮他和小舞用开水重新烫洗了碗筷，她吃东西很少，席间不断轻声咳嗽，总不忘记用手捂嘴，转过身去向外咳，他猜想她应是从小被娇惯长大的女孩子，家教严谨，而后来事实证明很多事情不像表象。

吃完饭，他们在校园里走了一圈，天气不是很好，有些阴冷，榕城冬日的风总是凄厉，在高楼群宇中旋荡，侵入人身总是透心的寒，让人更加向往温暖。小寒露出的半张脸有些苍白，鼻头却泛着红，她不断地咳嗽。

转了会儿，牧里说：“我们去机房吧。那儿有空调，暖和，我带你们去看电影。”

商学院的机房当时还在一个陈旧的五层实验楼的顶楼，楼道总是幽暗。层高很低，人在里头平空就添了一种蜗居在其中的温暖，仿佛一只小兽躲进了巢中。厚重的墨绿色窗帘外，世界被隔离，现世被隔开了，这个时间和地点在时空里被定格。牧里的定格里是小寒那张秀美冷清的脸，永远没有读懂的微微紧张又警觉的表情。

他们上到五层，换鞋进机房。牧里拿了两双拖鞋过来，不自觉地把自己的草绿色格子拖鞋递给了小寒，自己和小舞穿了师兄的拖鞋。

她小心地扶着墙，脱下粉色平跟鞋，他看得出那是一种柔软的皮革料，鞋帮有精致的五瓣花朵贴着，鞋型优美，在日光灯下光泽冷清，像童话里的女孩子遗落在尘间的。

她穿着他过大的拖鞋，一开始似乎不习惯地有些踉跄的样子，他急忙迎上她身后去，在她未摔之前却又保持了一段距离。他第一次离她那么近，感觉到她的高度，她大